



# 理解“加油干”需有双重视角

王石川

习近平在去年的新春贺词中，说了“撸起袖子加油干”一语，现在热遍网络大江南北。夜读书，看《之江新语》，翻到一篇《要“干事”更要“干净”》的短评，这是十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上发表的。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干”，对各级官员来说，应该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胆识体现在“敢干事”上，把能力展现在“会干事”上，把目标落实在“干成事”上。再细想想，恐怕干事的干和干净的干密不可分。今天我们理解“加油干”，当有双重视角。

《要“干事”更要“干净”》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工作职能的转变，‘有为’和‘无为’发生了一些变化，党委、政府抓管理和服务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加重了。这在我省这样的市场经济先发地区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更要怀着强烈的责任感认真干事，怀着如临如履的心态保持干净。”

干事，干净，不可或缺，不可偏废。古人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正因公廉很难做到，也就更须做到。自古就有循吏、清官之说。比如，史学家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专门为循吏列传，在其笔下，循吏的鲜明特点就是既清正廉洁，又造福一方。据史载，名留青史的西门豹，除了治邺，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清克洁志，秋毫之端无私利也”。

再比如名满天下的“四知”清官杨震，关于他的“四知”故事天下流传。面对王密送的贿赂，杨震义正辞严地说出“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为后人赞曰：“四知”卓识堪垂鉴，千载芳名永作箴。忆昔昌邑黄昏夜，犹闻父老话辞金。

史书中的杨震，除了一尘不染，还为人耿介，有忠敬美

名。为官前专心于办学，为官后恪尽职守，特别在立言立德上颇有建树，比如上书皇帝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使下情上达，“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这种品性搁在今天，也值得点赞。

我们评价一名官员称不称职，不仅看他干不干事，还要看他干不干净。再有政绩，如果不干净，终会落马；再干净，如果不干事，岂非浪费公帑？

有多大担当，干多大事业。现实中，确有一些官员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政声颇佳，但在干事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腐化堕落，令人遗憾。今天，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就需要各级官员始终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无需上级催着干、群众推着干，而是充满激情、干劲地主动干。一定排除为官不为的思维，无论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还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都在禁止之列。

干净地干事，还体现在亲自干、干出实效。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短短一段话，总书记用了5个“亲自”，语气之强烈、寄意之深切，闻者恐怕无不共鸣与振奋。

会干事，干成事，既能实现个人价值，又能造福百姓，何乐而不为？在这个过程中，干干净净，更值得赞赏。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一旦不干不净，锒铛入狱，壮美人生必然清零，何其悲哉。

## “红墙黄瓦”？

凌河



一条新闻，其实起得平平，说某大学斥资10亿元，造了它的校园，仿古汉唐宋元明清的帝舍，红墙黄瓦，“酷似皇宫”，连园内路灯长椅，都弄得“像宫中一样”，于是莘莘学子，“上课就像大臣上朝一般”……

说它起得平平，是因为它不是校舍“酷似皇宫”，便是大学里的老师，不也已有身着龙袍讲课的吗？他说他“就是道光自述”呢，于是也就有某地的大学生，天天穿着朝服去上学，而且“感觉甚好”。难怪某地高考，一考生居然起名为“朕”，引来一片“吾皇万岁”的点赞呢！

说它起得平平，是因为“酷似皇宫”，首先并非校园，而是官衙。有这样的镇政府，造得如同天子帝居一般，不但有皇家的门和桥，而且还有高耸的华表呢——据传那镇政府，原先是准备造成如白宫状的，也有椭圆形办公室等等，但后来觉得不够大气，尤其是听说美国总统也根本不是皇帝，所以才建成了紫禁城的恢宏——其实不只是外观，还有里面放一把龙椅的呢，某地一位张书记坐的办公椅，就雕满了龙的图案，那就真成了金銮殿啦，所以又是某地一位常务副县长，给当地159名稍鸣不平的教师发一条短信，说“政府是服务于民的”，但你们如果“要挟”政府，那就没有好果子吃云云——可见他的那一点“皇权意识”，岂但是一把龙椅，恐怕是溶化进了血液里啊，所以油然而生，随手一发，连自己也不觉得。

有的官员下去一回，自认为那是“微服私访”，那是把自己当成了乾隆爷；有的官员批示用红笔，三字“知道了”，那是把自己当成了雍正爷，掷下的是“朱砂御批”；有的官员每到一处，都

## 可能假

叶开



“假”是一个多音字，jiǎ 谓“不真”；jià 第四声呢则是一个“假日”、“假期”，要“放假”。

有时盯着“放假”或者“假日”看，不小心想象成 jiǎ 的日子，是非常奇怪的 jiǎ 感受。自然，学业和压力越来越重的学生们，他们的感受会更加真切。

2017 年一开始，最流行的一个表达就是：我可能复习了假书！

有心人还配了一个傻乎乎乐呵呵的表情包，看起来实在十分之有毒。

这种“置换”表达，是创造出流行词的一种很常用的方法，同时也是创造有表现力词语的好方法。但这通常不是故意要为流行而创造的，只是表达者对自己所遇见、遭遇到的某件不顺、不爽的事情的一种深刻“吐槽”。

“我可能复习了假书”，是对自己考试成绩不理想，“置换”。这样一来，就比“考试成绩不理想”生动多了。分析一下会发现，这个句子的表达不是对自己不满，而是转嫁到“假书”上，对他者不满。也许真的努力复习了，朝六晚十的，一天学习了十六个小时甚至更多，连基本睡眠都无法保证，不可谓不努力矣，然而考试成绩一差就前功尽弃。在“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体系下，在“应试教育”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成为沉重枷锁的当下，这种压力让学生们几乎不堪重负。有些学生会一时想不开，采取极端做法，令人十分痛心。这种状况似乎一时无解，不如提倡“幽自己一默”吧。

这个表达让学生们“脑洞大开”，进一步发挥说：我可能拿到了假试卷。我可能划了假重点。我可能进了假考场。我可能听的是假课。我可能用的是假笔。我可能上的是假学校。都是对外的抱怨，而让

自己摆脱不自在——虽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松松高压阀门也好啊。教师也懂得自我幽默，反戈一击说：我可能招了假学生。流传开来，无比欢乐，也终于有人想到了自我反思：我可能长了一个假脑。我可能是一个假人。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劲头，蔓延开了真是势不可当。有人发现，只要套用这个格式，几乎就破解了生活中的一切秘密，解决了世界上的一切问题。

例如，运气很糟，会说：我可能转了假锦鲤。电影很难看，会说：我可能看了假电影。恋爱中感到不满意，没有想象中那么亲密，则说：我可能交了一个假男友。我可能交了一个假女友。吃了很多饭还觉得饿，会说：我可能吃了假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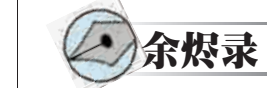
至于买了一个商品不好，这早就是陈旧的表达了，总不能再说“我买了一个假手机”吧？网络上小店用旧手机冒充新手机等不法事件迭出，这种表达是常态。各种假冒伪劣似乎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好吧，这事讨论得够多了。马上清明就要放假了。每次假期，我都对日期调整很不适应。为了凑成几天而每年这样没完没了地调整，让我感觉人生过得混乱。季节混乱会让自然失序，鲜花不按季节开放。人类社会怎么能随意调整来调整去呢？我认为，假期一定要固定才好，要么多放几天，要么就一天吧，碰上周末就凑够三天，没有碰上呢，各单位视自己的情况来调整。这种事情没必要全国统一调整，不然导致很多地方人满为患、车满为患，甚至有些景点借机乱涨价，有些宾馆借机乱提价。

在一片混乱和昂贵中，假期总不尽如人意，有人抱怨说：我可能过了一个假假期。

## “网红糕”哪里不对？

李泓冰



朋友从北京带了一款网红面包相赠，说奇了怪，同品牌面包在上海要排七小时队，在北京却能轻松买到。小心翼翼地吃了，味道着实不错，然而颇油腻。

当年有观众在上海世博会排七小时的队，为了看一眼沙特馆的超大屏幕电影，让人颇为叹服。而今为了吃上一口网红食品，也去排七个小时的队，就实在跌碎了俺这九斤老大的眼镜，百思不得其解。

曾经因世博会长队而感叹文化供给之稀缺与百姓日渐增长的精神需求反差巨大，而今从网红食品现象来看，这个道理未必说得通。在魔都，美食琳琅铺陈，排队的人，真缺这一口吗？据说，热衷网红食品的，多半是大学生和小白领等“群居动物”，追时尚，爱扎堆儿，把吃的捧成了“圣物”。不免废然而叹：大好春光，有那几个小时空闲，不去读书，不去逛博，也不去郊外玩赏春光，却耗在一块面包或是一杯饮料上，不亦痛哉！

然后，就看到相关报道，说一位排队买到网红饮料的先生很兴奋：发朋友圈，获N多点赞，办公室女神看到还让代买一杯，这队排得太值了！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原来，炫，远比吃重要得多。耗了时间，赢了关注，人生就此圆满。

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拾级而上。而今温饱安全无虞，情感需求便急切地拱了出来。希望被关切、被尊重、被群体认同，人之常情，何

况周瑜打黄盖，你情我愿的事，有什么好指摘的呢！

这年头，耍秀的岂止是网红食品。即便参加文化活动，也是需要拿来秀上一秀，炫上一炫的。前年的故宫石渠宝笈特展，万人争睹，呈一时之盛。清晨开门之时，观众奔着“宝笈”展览发足狂奔的场面，被网友调侃为“故宫跑”。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英博物馆百件文物展，也一样的人头攒动。然而细瞧的话，很多人是带着孩子，不断叮嘱孩子认真看，自己却心不在焉，不断看手机。更有不少举着手机忙着自拍发圈儿。

当个人生活也变成了网上秀场，当人生的每一份原本是私人的体验，都渴望被更多人打量并且随手点上一个赞——这已成时下的套路，很欢脱很闹腾，天涯咫尺，从前不相干的人，如今秒成零距离的“知己”，当年若有朋友圈，杜甫何至于对李白因为“游子久不至”，便“三夜频梦君”，每时每刻都能关注他的江湖行踪啊！而林黛玉的焚稿病亡细节，紫鹃肯定忍不住要发几条直播，宝玉哪里还会被蒙在鼓里，必须扔下红盖头下的宝钗，冲向潇湘馆啊……

从“故宫跑”到“网红糕”，要说这份前的热闹里，没有深刻的孤独感，我是信。君不见身边的心理亚健康甚至抑郁症越来越多？各种压力各种悲酸，并不因为有了朋友圈就一扫而光。从前呢，就算杜甫不知道李白正在散尽千金买一醉的所有细节，但他洞悉貌似潇洒的李白最深的痛楚，“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哎，网红虽满魔都，斯人或独憔悴。